

顛

覆

認同政治



周華山 VS. 何春蕤

女書店，
台北三月早春，
一場同志運動與情慾政治的兩岸對談



整理／
攝影／

周華山：談到身份認同政治，我想先從自己的經驗談起。在我接觸同志理論、運動的過程中，常會面臨自己的身份認同的問題，譬如，我是個男人、異性戀者，但我卻關心女性主義、同志運動，我如何處理我自己的身份？因此，我曾提出「直同志」這個概念，希望能動搖同性戀與異性戀一定是對立的這個概念。

在我接觸女性主義、同志運動時，我從未想過自己是在幫助女性或是同性戀。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問題：性別、文化、種族、階級上、家庭上的，沒有人

身為女人、同志，
即意識身在戰時。

現之後，就開始有人擔心，這樣的說法會不會分裂運動？會不會使得運動因為主體無法被凝聚起來，而減弱了力量？或者，主體在哪裡？什麼樣的人才是這個運動的主體？這使得認同政治變成一個很需要討論的話題。

周：妳剛才講得比較多是從差異的角度來談，舉女人的例子來說，我們不可能簡單地定義什麼是女人，因為各女人有不同的文化、種族、性取向、階級、生活的經歷，不可一概而論。不過，我還是想從身體政治的角度來

其實，過去那麼多年來，我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個女性主義者，其中一個理由非常簡單：我從

沒有在晚上三點鐘回家的時候，有害怕給人強姦的恐懼感。如果說，連走路的空間，男女都佔有那麼

一個男人不是不能說自己是異性戀？寫一篇學術論文去界定男人是一種方法，用生命、身體、是另外一個方法。另外一個新好男人」，我覺得不應該一個傳統男人說那就很不一樣男人可能會很不舒服，會覺得時候，你就不再能維持作為一

利益了。

下文

資格去幫助別人解決他的問題。最重要的是，作為一個——我不想用這個字——所謂異性戀的男人，我發現最重要是要幫自己解決問題，當然，我也希望，我改變自己的過程會使別人受惠，因為異性戀的自我改變，也會使得同志改變自己的生活。

我覺得自己以前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男人，不哭、不流淚、不女性化，而女性主義而在在許多方面：穿衣服、走路的方法，與女性朋友握手的方式等等，都改變了我……其實，像個女孩子是很舒服的。

何春蕤：周華山是用個人表白型的方式，來談認同政治為什麼會成為今天討論的題目。我想用另一個角度來講。

認同政治在台灣成為話題的焦點，應該是從一九九四年《島嶼邊緣》的〈女人國·家認同〉專題開始。在那個專題中，出現了一些關於認同政治的很重要的論述，同時，也呈現了女人多樣的認同，討論了各種女人出軌和出櫃聯結的可能性，並且因此創造了一個字：「櫃（軌）」（出軌、櫃的狀態）。

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弱勢主體、認同身份的出現，從原住民到同性戀者到各式各樣的花痴、濫交者、不婚懷孕者等，而當各式各樣的生活實踐，開始有一些認定性、而且是肯定自我的說法出

▼ S/M 情慾也應爭取正當化的空間。



▲性別政治的戰線，還要連結更多邊緣的人口。(圖片來源／美聯社)



上文接第二十五版

另外，我們的心理層面也存在著許多複雜的狀態，比如說，當我說我是個喜歡口交的人，並不表示這是我唯一做的事，或者我對口交一點心理的矛盾、衝突都沒有，因為可能我還有一些在廣大冰山的一角的經驗、感受與狂想，而這樣的狂想在現實生活中一直都沒有實現的機會。

現階段，各式各樣弱勢社會運動的出現，所開放出來的言論、論述、思想、幻想的空間，其實給了我們一些機會，去構築各式各樣的很暫時的、很偶然的身份認同，也就是所謂「虛構的身份認同」。

「虛構的身份認同」並不是將無說成有的「虛假的身分認同」，而是在某個階段上，一個可能很暫時、可以被修改、在偶然的機會下出現的身份認同，在這樣一個流動性的狀態之下，身份認同可以有比較正面性的作用，能夠讓我們生活各層面的有意識與無意識的東西，都有比較自在的環境可以出現，而不會形成太多的壓抑和壓迫的關係。

我覺得剛才周華山講的非常值得大家思考，很多時候，即使是邊緣的身份認同也有可能形成壓迫的身份認同，當邊緣的身份認同以一種「自義」——自以為很高、很有道德上的光環——的狀態出現，而成為另一種壓迫的力量出現的時候，可能是我們需要對於身份認同政治好好地加以顛覆的時刻了。

但是，我也要強調，有時候邊緣的身份認同的某一種「自義」是必要的，因為，正是他以前從來沒有自己稱「義」的機會，他才是邊緣、被壓迫的。

周：剛才談的口交，是個多元性實踐的非常好的例子。對於性身份，我們常是用很狹窄的角度去看，是用和你發生關係的人的性別是否和你一樣來區分的，這其實是異性戀中心的副產品。如果純粹從性的角度來說，還有許多其他性實踐的方式可以區分人的，譬如，不喜歡

陽具穿入陰道的女人，為什麼不可能有一個特殊的身分？另外，根本的問題在於，為什麼我們區分某個人的身份，要從性來著手？如果我喜歡吃牛肉，為什麼不說我是「牛肉人」呢？

我們都強調身份是多元流動的，不過同時，我也想說，所謂的「本質主義」，一個很固定、穩定的一個身份，是「政治的必需品」，特別是從運動的層面來說。在特定的時間、階段下，聯結在一起的「結盟政治」是重要的，雖然我們有許多差異，這些差異必須被處理，但有時，我們需要強調某些共同的身份。

何：或許，我對「本質主義」還是有一點點保留吧，我覺得，其實剛剛周華山講的「本質主義之必要」，可以不需要用「本質主義」這四個字。

當我們在說「顛覆」身份認同政治時，「顛覆」並不是否認、放棄，也不是逃脫，而是常常形成、時時質疑。

所謂的「虛構的身份認同」，就是這個意思，你常常形成各式各樣的不同的身份，而時時質疑你被扣上去的、或自己選擇的身份。

當抗爭的場合出現，你要就某個位，進行某種抗爭時，即使是最抗爭情

緒激烈的那個當兒，你都會記得這個身份是個虛構的認同，都還能夠為自己的身份認同保留運作的空間，可以容許新的念頭出現，而且當這個新的念頭出現時，可進可退，可攻可守。

在美國，所謂的「變性者」，經常會在每一年的女性主義遊行中被排擠。在這裡，我們到認同政治的另一些令人覺得不安的發現，是，好像無論如何，都是還有一種本質主義的東西在作祟。在一個運動還處於很弱勢的狀態時，如果一個男人、變性者、易裝者進入女性主義的陣營時，我們會不由自主有一種不安的狀態出現，當然這有可能來自於這些加入者，可能本身在外觀上、或意念上是認同女性的，可是在表現、說話或人際互動上，還維持著原來的某種傳統。

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，一方面，這些人的認同其實是有點流離失所的——他不要做男人了，可是他在女人中找不到位置，另一方面，我們也看到，認同並不是說一句「我認同」就算了的直觀的事，而必須用生活中的各種實踐，來鞏固認同的誠意。怎樣表達你的認同、贏得你認同的那個團體的接納，是需要學習的，不論是對接納的那個團體，或想要進入的那個人來說，雙方都要重新思考怎樣去互動。

在談到「串連政治」或「結盟政治」時，運動者要有更寬廣的眼界，絕對不能像目前的一

些人一樣，完全是個封閉的圈子，而在斷定裡面的成員時，還是由一個很基本的生理本質，或是某種出櫃的狀態來決定。

對於受壓迫關係的思考，不能夠使用如「父權」、「異性戀中心」等過於簡單的對於社會結構的分析，當我們太過簡單地思考剝削關係時，我們有可能在抗爭的立場上會排擠掉某些可能可以聯結的同志，甚至有可能在運動的場域上形成一些對其他邊緣人口的壓迫。

舉個例子，同志所受的壓迫來源，不只是異性戀體制，還包含異性戀體制之中的一些相關的東西，如：生殖邏輯，有許多女人、性實踐者，她們同樣在這個邏輯之下，受到壓迫，因此，同性戀運動聯結的對象絕不僅限於同性戀者彼此之間。S/M、跨代戀、家人戀、愛滋病患、私生子、割掉了子宮的女人，她們在某一條戰線來說，都可以和同志成為一種聯結的狀態。

周：我還有兩點想說，第一是分離主義，雖然我也常受到這個東西的壓迫，因而被排擠在女性主義的場合之外，不過我還覺得這是需要的。

何：我要插一下話，我在談分離主義時跟你沒什麼太大的差別，我認為分離主義有實際的需要，但我會講兩點，第一，分離主義不是來對所有的女人、同志使用的統一的策略，第二，分離主義應該是一種偶然的、策略性的考量，而不應被推到所有的狀態。

周：我很同意。我覺得分離主義不是要拒絕、而是要斗大(armament)。

何：因為，如果分離主義是以仇恨作基礎的話，在運動上來講，是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的。

周：我要講的第二點是，流動不是文化、性別、種族中立的概念。

我比較關心的是，你從哪一個身體、角度來講流動？如果你是個很傳統的既得利益者，談身份流動，是太容易、太輕鬆了。但是對許多所謂的「男性化的T」，或是所謂很「女性化」的男同志——「兔子」、「O號」，那你的流動率就相對地低了很多。

何：周華山講的比較是說，外在環境的限制使得流動變得有限，可是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，雖然我們希望能發展、發掘更多虛構認同，並不是所有被我們發展、發掘出來的虛構認同，都在運動上有這麼高的意義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發掘或者營造更多的虛構認同，總是向比較邊緣的前進，向比較不被接受的、對於主流社會有衝撞意義的身份前進的。

說我是個巴哈音樂的愛好者，可能沒有很強的運動性，但說我是個第三者，我就有很強的挑戰。所以，流動的、不穩定的認同，絕對不是平平淡淡的多元、多樣發展的，相反地，是具有高度挑戰性的政治作為，是有運動性的、有突破性的選擇。所以周華山剛剛一直強調這不是一勞永逸的事情，是因為隨時隨地他都是和周圍的權力結構進行某種運作的。

異性戀男人當然要思考自己的身體，要 Come out，但更重要的，不是說你很進步，是「直同志」，而是要說你怎樣不 Homophobia？怎麼樣處理傳統男人競爭性地、不講感受的關係？怎麼和女孩子在相處時離開傳統男尊女卑的結構？

何：如果說，周華山以上所談的，是在關心認同政治已經浮現的各種身份認同之間的張力，甚至是彼此對立、有壓迫關係的話，那我覺得我比較關心的是，已經要浮現而尚未浮現、甚至還沒有辦法得到正當性的另外一些身份位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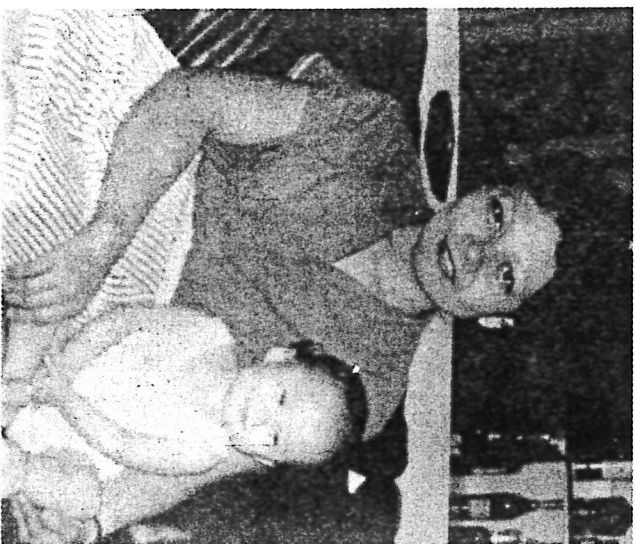
現在我們已經認識到了同性戀這個認同身份的存在，也看到了具體的人來就這個位，來說「這就是我的身份認同」，然而，我們也同時看到另外還有許多人，她們在所謂的男或女或同性戀或異性戀上，並沒有找到她們的身份認同。她們可能比較關心的是——我，是喜歡和周圍所有的人打情罵俏的人，或者，我喜歡展示我的身體，我對跟我年齡差距很大的人特別有興趣，像這類型的人，她們的認同，其實不在於已經被塑立起來的幾個主要的位置，相反地，很可能她們想要就的位置沒有出現。

在這幾年當中，這樣子類型的人的空間，愈來愈小，比方說，我們比較明確看到的是，在台灣的政治領域中，統獨變成兩個你必須要就的位，你根本不能在統與獨之外，找到空間。

身份認同政治在這幾年有一個趨勢，就是要你沒有差異，要把一些不一樣的、想要冒出來的新的東西消滅掉。我們發現，主流所要求的是單一性的標準。有很多時候，我們對身份認同所有的焦慮，就來自於這樣一個標準單一化的趨勢。

我們在看認同政治時，不單單要看那些已經建立起來的範疇，哪些人應該就哪個位，或者範疇與範疇間應該有什麼樣張力。真正要顛覆認同政治，不只要顛覆已有的範疇之間的關係，還要再創造而且支援已經浮現的另外一些可能的作法。因此，我們希望有更多不同的性別實踐、身份認同跑出來。

比方說，在台北，目前出現了許多在觀上面擾亂身份認同的人，包括像洪凌、Andy Chan、紅頂藝人等。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在認定某個人的身份認同時，是用外觀來判定，我們看他穿什麼衣服，怎麼講話，做什麼樣的行業、



▲香港的非備是性別與種族的雙重弱勢。
(圖片來源/美聯社)

提防法西斯， 隨時就 弱勢戰鬥位置。

度的化學藥水、甚至是植皮手術才能夠消掉，而且即使是消掉，恐怕都還要留下一些痕跡。

我覺得，身份認同，一旦變成是化的、本質化的、固定化的作法時就會有它的危險性出現，因為把身份認同固定到某個人身上，而壓抑其他所有的身份認同，這與主流的身份認同邏輯是相似的。我們只不過是從一個身份跑到另一個身份，但還是一樣在一個身份面被鎖起來，被捆在牢籠裡面。

周：在香港，約有十五萬的菲律賓女傭，在許多中產階級的家庭裡工作。這些女傭的很可能是個大學生，她們每個星期只休一天，可能只能睡廚房。但香港人卻認為她們是骯髒、沒品味、沒文化的。

如果一個香港中產階級的主婦，跟她的菲傭說：「我們都是受壓迫的，我們要『姊妹姊妹站出來』，反抗異性戀霸權」，我相信這個菲律賓女人很可能會跟他的女主人說：「幹你的！」她們會說，「壓迫我的不單是男人，也是你啊！我們怎可能是姊妹呢？」

也許香港有一些中產女人真的覺得女人都應該以女人的身份站出來，但是，許多香港女人在街頭上看見一個菲律賓女人，我覺得她們根本看不見她的性別，而只看見她的膚色，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。我們每個人都有許多不同的身份，對不同的人來說，不同的身份，佔有不同的位置，性別的身份，對比較中產、在文化上佔有優勢的女性來說，可能是



▲男人也要解放被陽剛氣質束縛的身體。

怎麼珍惜自己的身體等，當我們發現無法用既有的性別、同性戀等身份套用在她們身上時，那個傾向於將每個人放進一個洞的認同政治的趨勢，就會引起一些波動。

對於身份認同，我們常犯的一個錯誤是，那個認同好像變成一個——其實不是標籤，而有點像刺青，刺進你的身上，除非要用高

很多同志圈裡的同志，也會用很多異性戀中心的概念，去壓迫其他非同性戀者的同志，如：人妖、雙性戀、變性、皇后同志 (Jack Queen) 等。

問題是，在香港，如果你是個皇后同志，你根本沒有 Come out 的空間，你說要帶個女人的胸罩在身邊，許多同志只會覺得你變態，誰會覺得你是要顛覆異性戀霸權？誰會用女性主義的角度，來說一個男人為什麼不能穿裙子、走路婀娜多姿？你只能跟人家說自己是一個同性戀者，雖然這未必是你最主要的認同。

Come out 並非一勞永逸的一件事。在香港，我有個雙性戀的女性朋友，她常強調 Come

out 是不停地反抗、反抗再反抗，對自己性的意識、性的身份、性的身體的不停的思考，而且在許多不同場合的 Come out 有不同的意義。比如說，如果是一群女同志對她說，「我們是女同性戀」，她會強調差異，說，「我不個女同性戀者」，但在另一些以男同志為主的場合，若有女同志說「我們女同性戀」，她就不會說什麼話，因為香港的同志圈是非常男性中心的，在這個場合，她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強調「女性的可見度」。

何：周華山講的「認同不是一勞永逸的事」，指的是不斷地反抗、逃避，不斷地穿越現有的疆界。這種作法，其實不單單是為了反抗而反抗，因為身份認同的不確定性，是我們人生的必然。

在這裡我們需要丟掉「認同是一種實證」的成見，比方說：你抽煙所以是吸煙族，因為你有胸部所以是女人，因為你是男人但是你喜歡男人所以你是同性戀，好像這些身份是眼睛可以看得到的，可以被檢驗、被認定的。其實，身份認同並不是那樣地直觀、或主觀、或理性、或者有意識的事。

人其實對於自己生命、生活當中的事「所知甚少」，因為人絕大多數的心理狀態很少會浮現到我們的意識狀態。當我們「實證地」在談身份認同政治時，往往侷限於只處理有意識、可觀察的、客觀的行為、實踐，而沒有考慮到我們心理層面中被壓抑的絕大部份的無意識的東西。



▲成為消費的扮裝：是性別僭越，還是同性戀恐懼症？
(圖片提供/紅頂藝人)